

老家秘境

# 儒雅洋：耕读之所，何以慰乡愁

本报记者 应磊  
县委报道组 俞莉 陈光曙

儒雅洋村，隐匿在象山县西周镇的一个山村，她静谧、从容，在时代大跨步前行的隆隆巨响中悄无声息地存在着……“耕读传家，儒生雅士辈出”——儒雅洋村人的千年夙愿成就了“儒生雅士云集之地”。在时间的洪流里，儒雅洋正在成为标本。

弘儒路是村子主干道，入口处，92岁的赖雪琴经营着一家叫做“赖源昌”的商号。赖老太太耳聪目明，精神矍铄，用90载的人生，注视着村子的繁荣与衰落。如今，过往行人已成为历史云烟。在赖雪琴的眼里，村子的过往已经渗入老屋砖瓦，渗入村民的骨子里。

## 隐遁的千年古驿

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，留下隐喻。历史又往往大手大脚，让人无所适从。在历史的写作中，一条驿道往往可以决定一座村庄的盛衰。

数百年前，儒雅洋曾是主要的驿道，宋朝时这里就是西向的交通要道，明末清初时尤其鼎盛，从象山丹城到宁波必经此路，路两旁商铺林立，还有医院、邮电所，直到1992年之前这里是儒雅洋乡政府所在地，甚是热闹。

如今，辉煌虽已不再，但是，昔日街巷的繁荣在弘儒路依然能找到诸多印记。“那时候，村里的王保长风威得很，土匪窝里救了不少人质。”老人们记忆里最清晰的就是这一段。可以想象，老村曾历经坎坷。

村两头是碉楼和团练(中国古代地方民兵制度)住房。村西南的碉楼建在山墙上，可以架一座机关枪，固守着村口的要道。村的东北角，是一字排开的5间武装团练居住的房子，楼上的窗很小，用来射击。如有紧急情况，这两处的火力一起展开，可以将整个村封死。

老人的怀旧是一种复原，在时间不经意的漏洞中保存旧貌：村里的布局基本保持了原样，甚至一砖一瓦都还是千百年前的模样。打小，赖雪琴就掌管村口的“赖源昌”，三层小楼，沿街而设：“这家店是从我祖父那辈传下来的，我们家一直都是做生意。”



儒雅洋村一角。



村里随处可见的明清古宅、精雕细琢的门窗、参差有序的马头墙。

走在这条历经沧桑的驿道，时不时有野草爬出围墙，手臂粗的杂树钻出墙角，时间在这里愈发斑驳。

## 耕读之风传世久

时光总是不遗余力地把一切化繁为简。但“儒雅！儒雅！”从村民口中吐出时，一切仿佛静止，

成为一种习惯，也似乎铸就了村民的性格。

唐人的句子，村人随口而出，在象山方言语境中显得神秘悠扬，这种抑扬顿挫亦让人心生敬意。“耕读传家，儒生雅士辈出”，已化为蒙顶山脚下儒雅洋村数百年的内生传统。村里随处可见的明清古宅、精雕细琢的门窗、参差有序的马头墙……时光道

转，百年前，这里许是学堂，许是藏书楼，许是孔庙，彰显着耕读之风的痕迹。  
“择业士农为上，工商次之”。晚清的副贡、选授桐庐县教授何涵——村人至今念念不忘的何恭房主人。民国初年他辞职还乡，立志兴学救国，创办象山县第一所女子学校——“广志女子完全小学”，不但专收女性学员，还不论年龄大小，一律免费入学，四乡求读者甚众。他的兴办学的思想行为，对后辈和乡民一直影响至今。

在儒雅洋，当年的“广志女子完全小学”已无踪迹可寻，依然存在的是何涵所建家祠“承志堂”。祠堂内有藏书楼、书房，供何氏子弟修学进业，一直到30年前还在荫佑乡里，是儒雅洋村民子弟的学校。

后来，娘手把手地慢慢地教我，我终于能够单独操作。特别对最难的既要单独推磨又要自己添料的难活，也渐渐地学会了。每当听到村

这个是个城里的读书人，也会磨麦磨，不简单”等的夸赞时，嘴上虽说是“向大家学的”，心里却偷着乐哩！  
学推磨，让我悟到了做什么事都要抓住要领，遵循规律的理儿，对此，让我受益终生。  
听娘说，这台麦磨是我家和两位叔叔家合买的。印象中，三家人从未为争磨而生发磕碰之事。“撞车”时，总会听到一句“还是你先磨吧。”邻居们都说我娘心性好，对人特别厚道，总是尽量把方便让给别人。有时，为了让叔叔家和其他村人先磨，她宁可守过夜点上油灯去磨。

在“瓜果代”的岁月里，农民被

## 宅院深深气韵长

“这个是甬道，看到没有？一般人家的甬道都是跟地面齐平的，它这个是突起的，就像现在的红地毯一样。这就说明何涵家当时的地位是比较高的。”至今，村人还遗存当年的那一份自豪。

这些深深浅浅的故事，已从捕捉，只有这高墙大宅处处显示出村人的身份地位。

慢步古宅中，一路走过何恭房、友二房、新大份、友五房、承志堂、团练房。青砖黑瓦，当年何等坚固，何等自负，依旧敌不过时间的风化。如今，儒雅洋的孩子也慢慢开始淡忘这祖上的辉煌与荣耀。

过往又经常在波澜不惊中显示顽强生命力。一位祖籍象山的上海老人选择老家宅作为晚年安居之处，高墙深院里，老人养花栽树，颐养天年，大概是一种回归。

往事并不如烟，悠悠古村是乡愁的寄托。几年前，何家后裔、国民党中将何志浩在台湾病逝，其身前档案史料托运至故乡，舍心灵回归、落叶归根之意。在何志浩的诗文中，儒雅洋是永恒的题材：“蒙山高矗四峰峙，圣水长流一脉通。家学渊源儒雅系，心仪叔父敏求公。”

如今，时常有从儒雅洋走出去的游子回到老村，追忆往昔，抚摸老宅的一砖一瓦，回答着何志浩先生的《思家》之问：新月上帘钩，思家怕倚楼。白云正孤远，何以慰乡愁？

## 母亲的麦磨

老家粉：厉守龙

冬日的一天，在老家30年前居住过的老屋所在地溜达，只见那些老房子和堂屋都一并消失了，唯有一台自己再熟悉不过的麦磨横躺在门堂一隅。别看它脏兮兮、黑不溜秋，但与我却有一段不解之缘。触景生情，此时此刻，思绪又把我带回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。

1962年，父亲携全家从杭州迁到了老家东阳。翌年寒假，寄居在他人处读初中的我，因家中无力供我在省城就读，我也把学籍从杭城转到了东阳。

回家的当天傍晚，看到娘正和一堂弟在堂屋里推麦磨。这个笨重的家伙，自幼在杭州长大的我，只在电影里见过。于是，我带着好奇心问了起来。听一些字的母亲便停了下来，首先解释道老家人叫麦磨而不叫石磨，是因为最早时是以磨小麦为主，接着，将麦磨各个部件的叫法，用东阳特有的方言向我作了一一介绍。

我不由兴致顿起，对堂弟说：“你下来让我来试试。”看着很容易的活儿，可到了我手里却怎么用力也不听使唤，根本不及比我矮一截的堂弟灵活。几圈下来，跌跌撞撞，人也累得气喘吁吁，只好作罢。

后来，娘手把手地慢慢地教我，我终于能够单独操作。特别对最难的既要单独推磨又要自己添料的难活，也渐渐地学会了。每当听到村

那台麦磨是我家和两位叔叔家合买的。印象中，三家人从未为争磨而生发磕碰之事。“撞车”时，总会听到一句“还是你先磨吧。”邻居们都说我娘心性好，对人特别厚道，总是尽量把方便让给别人。有时，为了让叔叔家和其他村人先磨，她宁可守过夜点上油灯去磨。

在“瓜果代”的岁月里，农民被

## 武义大菜村：清清菊花香

老家粉：王东方

现在的天气，就是时不时地地下点小雨。站在武义县新宅镇大菜村一座高山上看去，山中云雾缭绕，眼前的景色似幻似真。山路上，不少村民和游客正采摘野菊花。

村委會主任李杨俊说，大菜村位于海拔590米处，形状像一朵荷花，160多层梯田直上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。这些梯田是大菜等村庄村民祖祖辈辈为种粮糊口自然开垦的。10月中旬后，梯田间、高山上，野菊花次第开放，村民空闲之余都会采摘野菊花做菊花茶。

菊花香满村。64岁的村民陈月英说每年都要做成三四十斤的菊花茶，除了留着一部分家里人泡茶喝，也送些亲朋。她做的菊花茶分两种，一种是已经绽放了的，一种是还打着花骨朵的，随喝茶人的自己喜欢可以自由选择，她总是说：“山上的野菊花是纯天然的好东西。”

牢牢禁锢在土地上。父亲劳作一天，回到家往板凳上一坐，话语很少。我住学校，弟妹年幼，一家主要靠他挣工分糊口，故娘即使连夜磨粉也不忍再去叫醒他，总是一个人默默地硬撑着。当我知道了这一切，每每周六傍晚从上卢中学(现六石高中)回到家里，总是要抓紧时间协助家里多磨一点东西。那天照例是我推磨娘添料，娘见我瘦了，问我，她烤的六谷饼好吃否。我说，太好吃了，带去的六谷饼往校食堂的炉灶里一烘，吃起来又脆又响，有时还和同学分享。

许是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吧。一天早上，娘到六石赶集时，照例又给我带来一罐菜，还有一大叠黄灿灿又薄又圆的六谷饼。这又是母亲连夜磨出来一大早烤出来的呀！我鼻子酸酸地吸着：“太多了。”娘笑笑：“好分给你同学吃呀。”看着娘日渐消瘦的脸和微微佝偻的背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娘艰难地挪动麦磨的身影，听到了磨粉时发出的富有韵律的“嗡嗡”声。我的眼眶湿润了。

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印象特别深。那是学校放农忙假后的一天傍晚，我和娘拿出大半小方箩玉米，磨了不到20分钟，三阿婆的大女儿拎着一袋东西走了过来，告诉我们，她母亲的老胃病又犯了，别的东西都不想吃，只想吃自己做的小麦面，家里没有面粉，连一粒小麦也没有了。她指着袋子里的小麦说：“这还是我从婆家带过来的。”

母亲见状，没有二话，立即叫我停了下来，让堂姑先磨。我心里虽不情愿，但不敢说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当娘迅速将麦磨里的玉米和玉米粉清理干净后，她看堂姑身体虚弱，又没人帮衬，叫我去上与堂姑一起磨，她在一旁添麦。那一刻，我有些怪娘傻，多管闲事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不正应验了村里人说的我娘“心思好”吗？想到这里，我暗暗地敬佩起母亲。

看着这台面目全非早已完成历史使命的麦磨，我想，如今它已成了一块无人问津的废石，但它留给我的启迪、快乐，特别是因它而生发出我娘留给我的那些感触和感动，是怎么抹也抹不去的。

## 永康上考村：暖暖红糖甜

本报记者 徐贤飞 市委报道组 叶宁

业，挖掘开发红糖的传统食品，该村自2005年起每年举办一次“红糖文化旅游节”。红糖为“媒”，经济唱“戏”，目前该村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00多亩，红糖的价格也从原来的4元一斤涨到了现在的40元一斤。图为村民们正在以红糖为原料制作米胖糖。

11月28日，永康市唐先镇上考村红糖节又甜蜜开幕。村口空气中，弥漫着甜甜的暖暖的红糖香。这已经是该村的第十届红糖节了。为继承和发扬红糖这一传统产



业，挖掘开发红糖的传统食品，该村自2005年起每年举办一次“红糖文化旅游节”。红糖为“媒”，经济唱“戏”，目前该村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00多亩，红糖的价格也从原来的4元一斤涨到了现在的40元一斤。图为村民们正在以红糖为原料制作米胖糖。

11月28日，永康市唐先镇上考村红糖节又甜蜜开幕。村口空气中，弥漫着甜甜的暖暖的红糖香。这已经是该村的第十届红糖节了。为继承和发扬红糖这一传统产

老家印记

# 老台门：我的牵挂与忧伤

老家粉：竺莲君

老台门，绍兴文化的图腾和符号之一，承载着老屋居民挥之不去的珍贵记忆。那邻里之间的亲昵，那逢年过节的欢乐，那些煎鱼、炒花生与做爆米花的香味，曾经居住于老台门的你，还记得吗？

最近，我回老家看望白发老娘。晚上躺在哥哥新建的楼上，望着房间里雪白的墙壁，清新大方的吊顶，窗外竹影摇曳婆娑，很美也很温馨，但总感觉似乎少了些什么。

少了什么呢？自然地，我想起了记忆中的老家，绍兴新昌羽林街道白杨村，想起了记忆中老台门里熟悉的人和事，想起了心底里那些挥之不去的熟悉的声音和画面，还有和我一起在老台门里长大的小伙伴们。

我家前门连着一个台门叫上台门，后门连着一个台门叫下台门，也叫老台门。老家的下台门是村子里最古老最大的台门，东西南北总共住着九户人家，当时每户人家至少有四五个孩子，因此我们台门里的孩子聚在一起简直可以办一个幼

班呢。

老台门也仿佛是一个大家庭，哪户人家有好吃的，台门里的小孩子总能嘴唇沾上点，比如偶尔有人家从池塘里抓到了一条鱼，那“哧哧”的煎鱼的声音早就让台门里的孩子们直流口水。所以当鱼做好的时候，主人在自家门口叫一声“鱼可以吃了”，东西南北的孩子都会捧着饭碗走到那户人家里，早到的可以得到一块鱼肉，迟到的也能喝到一勺鱼汤。无论是肉是汤，那个鲜美的滋味一直留在我心底，以致现在都特别喜欢吃红烧煎鱼抑或鱼汤。

过年，那可是台门里最热闹的时候了。在除夕即将来临的几天里，每户人家的铁锅里都响起了难得的炒花生或是炒红薯干的声音。花生是过年时用来招待客人的零食，所以炒的时候主人们都很上心，既要炒得好看，又要炒得恰到好处，香喷喷，脆生生。

炒的时候往往会在大铁锅底里放些沙子，等到沙子在锅底几乎变红了，倒下花生，然后主人连着沙子和花生快速翻动。沙子助热，花生

又不容易炒焦，那“唰-唰-”有节奏的声音，在台门每户人家里此起彼伏。

记忆中，做爆米花是我们最盼望的事情之一。只要做爆米花的师傅拖长声音吆喝“放炮了”，我们的脸也随着爆米花的四下飞溅而乐开了花。不管是放谁家的爆米花，我们都会蹲在台门口的青石板上捂住耳朵，等到“嘭”一声响后，孩子们就会立马放下捂耳朵的手，快速地在地上拣一粒粒爆米花，一边拣一边就往嘴巴里塞。每放一边，孩子就会上演同样的动作，一上午或一下午下来，小肚子感觉饱饱的呢。

那种爆米花的香味以及过年的乐趣洋溢在我们的脸上，也深深地烙在了我们心里。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种吆喝声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了，尽管在街上也一样能买到五元一纸桶的爆米花，但现在的爆米花已加上了奶油的味道，少了儿时吃到的那种纯香了。

台门口那个曾经做爆米花的地方，因长久无人修缮，如今显得凌乱而单薄，再也无法像当年一样能给

台门口跳橡皮筋的小伙伴们遮风挡雨了。而曾经住台门里的人也仿佛像散了魂的筵席，人走茶凉。

记忆中台门里的一些老人，小时候孩子们口中的“阿公”“阿婆”都已经作古，当年的中年人也已经走路蹒跚，有的也离开了人世。那帮光脚丫的小男孩们，扎羊角辫的小丫头们，如今都早已经纷纷走出了老家老台门，肩上扛着扶老携幼的责任，各奔东西忙于生活。虽然有一两个还坚守在老家，但多年后再见面时，感觉有点陌生了点沧桑，一如破败落寞的老台门！就连当年矗立在老家村口要几人合抱的两棵古老的大枫树，如今一棵枝桠已慢慢枯萎，只剩一棵还孤单地坚守在老家村口的池塘边，守望着我们日渐寥落的家园。

如今时代进步了，房子新了，小院独立了，生活条件也极大地改善了，但不知怎的，我反倒更怀念起记忆中台门里的那种声音，那种氛围，怀念那美味无比的煎鱼，那糯糯的粽子，那脆脆香甜的爆米花，当然更让我放不下的，是台门里淳朴善良的乡亲们……